

一枕新凉

□周力明

为云起名

□李显坤



散文随笔



还在盛夏里焦灼着,忽然就秋天了。

秋的窗外,小花园里依旧葱茏,阳光也照旧炙热着。丝瓜藤爬上樱花树,把花开在树叶间,东一朵西一朵,随意得恰到好处。铁制的栅栏也被丝瓜藤缠绕得看不到踪影,黄花绿叶搭配成自然的篱笆墙,风一吹,又成一幅会动的风景,在眼前浮着光掠着影。

真的是秋天了,猝不及防间。清晨出门去,竟然看到了露水。小径两旁的草叶上凝着水珠,莹莹剔透,水珠在草尖上滚动,在朝颜花瓣上湿润,空气里都是露水的味道。心瞬间变得柔软,长久以来被高温憋闷的烦躁一扫而空。

秋露初生的清晨,我从树下经过,仰头,希望有鹤打

落露水,打湿我的衣服。即使没有鹤那又如何,我可以轻摇小树曳动枝条,让露水落在我的衣衫上啊。想到这些,我不禁暗自莞尔。

迎面一位晨练归来的老者,白发长须,身着太极服,手持长剑,脚上的黑色布鞋已半湿,裤腿上也湿了一片,那是碰过露水的痕迹吧?许是他在有草有木的地方舞一套剑法,在秋露和草木的清香里吞吐吸纳?母亲清早去山坡上转一圈,收获一篮子瓜果蔬菜,归来时的衣袖上、眉眼间也都是露水呢。

节气真是个奇妙的存在,不过是一个朝起暮落,转眼间季节就完成了转换。明明还在燥热里挣扎,立秋却突然告诉你,夏天已经结束了。立秋前一晚,楼后水塘中的青蛙在芦苇丛中彻夜嘶

鸣,是在告别吗?立秋当晚,蛙声不再,蟋蟀隆重登场,在夜色中低鸣私语。

秋天的凉意初见端倪。酷暑难耐时,凉席不凉,还曾抱怨买了假的竹凉席。如今秋来,凉席在身下凉爽丝滑,竹片的清香也慢慢在凉夜里沁出来。再过一段时间,秋渐深了,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,我会卷起它包裹严实,竖在窗帘后面看不到的位置,任尘土附上它的身,直到明年夏天。

一直吹不了空调的冷风,不离手的自是各种小扇,枕边放置的是一把流苏挂坠的小宫扇,上面一朵茉莉自带清凉,睡前轻轻摇动,感觉扇动的不仅有风,还有茉莉的清香助我安眠。初秋的夜晚风穿过开着的纱窗吹进来,宫扇是不必再轻摇了。“立了秋,把扇丢”,自有它的道理。

秋至,四季从此过半。枕着丝丝凉风,望窗外苍穹中挂一轮皎洁明月,清辉斜照室内,一时难眠,竟思绪万千。在时间的长河里,历尽千帆,走进岁月的秋天,回望曾经的耕耘与成长,繁华落尽,终会归于平淡。四季轮回,人生起落,唯愿余生放下过往,内心坦然,掠去浮华,在秋水天长里与时光温柔相处。

(来源:《泉州晚报》)

画里村庄

□林世铨

周末去游了一趟冠豸山。此游是孩子给母亲过节。我和亲家翁跟着沾光。

冠豸山以前有去过,记得2002年的国庆节,我们大学毕业二十年在这里聚会,待了一天一夜,有点儿印象。我对导游说:“除了多出湖边步行栈道,好像再没多少变化。”

山还是那山,水还是那水。冠豸山有其别于他山的特色,它是一座平地拔起的“突兀”之山,峰似巨冠而名,山峻石奇,望之如欲放的莲花,故又名莲花山。无论何名皆象形;山不大,水还长,环山而过。导游介绍说,此山被誉为“阳刚天下第一,阴柔举世无双”,有“客家神话”之美誉,此间景观集山、水、岩、洞、泉、寺、园诸神秀于一身,雄奇、清丽、幽深,与武夷同属丹霞地貌,被誉为“北夷南豸,丹霞双绝”……

首日,我们六个大人一个小孩,在景区内行走,攀爬,山、湖、碑、桥、客船,领略独特光景,娃虽想自己走毕竟尚小大人轮流或抱或背,一路唧唧呀呀高兴如过节;尤其候船的时候,瞧见湖中成群成群游动的金鱼,白天鹅黑天鹅觅食,很是手舞足

蹈,鼓掌又追赶。想来,带上娃累些且少玩了景点,可要是没娃儿参与必定少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乐趣,也不够热闹。

第二天晨起,他们在歇息,我与爱人爬酒店后山,民宿二楼三楼景致,造型栈道,崎岖小石路,洞天,小一线天,稻草屋……饭后,时间尚早,爱人提议看古民居去,征询孩子同意,亲家赞同并同往。于是约车并导游,来回220元,与午餐、动车不悖。

培田民居,门口标志性摆设吸睛,一是恩荣牌坊,上有对联:“世有凤毛叠荷宸慈颂紫绶,身随豹尾曾陪仙杖列黄麾。”进去不远,右手边,有荷池一泓,几页小荷刚吐绿。再进去,左手边,成片村落,各式建筑,小楼房大平房,门前几乎不见衍派支脉,更多的是家风教训的文化:容膝居,久公祠,衡公祠,容安公祠,吴氏宗祠,绮里玗

宗祠,三台拱瑞,辉映斗垣,业继治平,斗山立峙,静观佳兴……即便普通对联亦是让人不禁立足一读,如延公祠:“距汀城郭虽百里,入孔门墙第一家。”如都阉府:“秉义飞升闻阙,教忠翼卫神京。”如吴氏宗祠:“善为玉宝一生

用,心作良田百世耕。”如久公祠:“祖训书墙牖,家声继蕙兰”……

导游讲,这一片古民居数百年,是至今南方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居民群落之一,有30余幢高堂华屋、21座古祠、6个书院、2道跨街牌坊和1条千米古街,为明清古建筑群。如果我们拿这古民居和永定土楼相较,永定土楼显得坚固而封闭,培田民居则优雅而开放。民居建筑之精致、工艺之精湛、浓郁之人文气息,是客家建筑文化的经典之作,素有“福建民居第一村”“中国南方庄园”“民间故宫”之美誉。

享受画意今日,真真不打诳语。

有人说,走进培田,处处是画。这里有高高的灰褐色风火墙,飞檐翘角的威严门楼;或花鸟虫鱼,或历史故事,或工笔写意的木刻窗雕,寄寓理想追求、向往美好生活的石联壁画;深深庭院、幽幽小巷、畦畦稻田、如黛远山,遥远连绵……培田,无处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,的确无愧为人们称道的画里村庄。

画里村庄,古建化石,此言不假。(来源:《泉州晚报》)

人应该不时抬起头,看看天。中午仰望蓝天时,天蓝如海,白云悠悠飘过。无论是一朵、一片、一团,独具形态。地上无风时,云动得不明显,仿佛一时就定格在天上了。毕竟是夏云多奇峰,看那,树梢在摆动时,南天边便如惊涛般,翻滚而来的是卷起千堆雪云海。

云有时虽然是对蓝天轻微的叹息,云对于人是有作用的,然而,云的作用在哪里呢?不可否认,云的作用是客观的,而更多的作用,则是人加以自己的主观后所赋予的。

李白曾有诗,“云青青兮欲雨,水澹澹兮生烟。霓为衣兮风为马,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”云化为雨,适时而下,对人而言,就是甘霖。暴雨数日,自然成灾。

唐代来鹤有诗《云》:“千形万象竞还空,映水藏山片复重。无限旱苗枯欲尽,悠悠闲处作奇峰。”先说夏云千形万象,犹如一幅幅映水藏山的图画。后则斥责夏云不管百姓盼望下雨的急切心情,竟还悠闲自得地作奇峰状。若借此讽刺一些官员徒托空官,不办实事,不恤百姓疾苦是可以的;但若以此来指责云,云肯定是莫名其妙的。

唐代杜牧有同题诗,“东西那有碍,出处岂虚心。晓入洞庭阔,暮归巫峡深。渡江随鸟影,拥树隔猿吟。莫隐高唐去,枯苗待作霖。”妙在全文无一云字,却写尽了云的特性,愈显诗寓意深远。同时又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、盼望明主的心理。若以此来寄语云,云肯定是心有戚戚的。

山中何所有?岭上多白云。在天山上观云,与在泰山上所见,云有自己的共性。

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,云似乎是最虚最难测的。云形态万千、变化无常,恰似难以料定的世事。而云又如此瞬间万变,成了团时,片刻化为雨水消失无踪,因此云又最能象征似有实无的空幻。

尽管空幻,云又有自己的一份清醒、一份独立。白云、乌云、彩云、乱云、飞云、闲云,其实云是有很多名字的。

王维诗中最喜欢写云。在他现

存的489首诗中,有83首出现了“云”的意象,其实这么多的“云”,总归不过只是一个中心意象。

所以笼统的名字,还是缺乏个性的。

天际的云,因流动而幻化,自然是绝无完全一样的。云瞬息在变,这一刻与下一刻,进而可严谨到这一秒与下一秒,决然不同,这在相机连拍之后的对比时最为真切。我想,每一片云,可视同每一个人,为了加以区别,要像给人起名字一样,给云也起个性化的名字。

每一片云,当然都该有自己的专名。

你说云是千变万化的。那又怎样?人在世间不过百年。

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: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长江、长城、黄山、黄河,或奔流不息,或巍然屹立,不就这样被我们叫了几千年吗?

一切都是相对的。

给云起名字,也应该这样。

这片云给起了个骏马之名,不过片刻,这云又似飞架在两座山巅的彩虹桥了,就已是另一片云了,刚起好虹桥之名,也许竟又像另外的什么物象了,那就另外再起个名字好了。总之,天空上飘过的每一片云,都该有个自己的名字。我试过,这样做,能让人的内心有趣而又充实。

人的心灵得有趣,人的心灵不能对于万事万物无动于衷。

而且在给云起名字的时候,一定得用心,用以情思,要充分考虑云的形状,抑或气韵。当然,能一时令你心动的云,出于内心里的偏爱,更应该起个恰当、唯美的名字,这样才不辜负在你眼中暂留过的每一片云。

清代王泰偕的《问云》诗,有人评价为写云最好的一首诗:“舒卷随风托绛霄,果然神理自高超。君如早晚为霖去,莫向空山冷处飘。”其实,人是很想和云交流的。

天上的云,始终在与人相伴。云的灵性,要用心去感受。拥有不了的,何妨铭记于心! (来源:新华网)



几画风光

马鞭草初秋绽放

□徐文锦 罗联永



9月以来,福建省永安市上坪乡上坪村马鞭草园迎来观赏期,100多亩紫色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来“打卡”。近年来,上坪乡利用高海拔生态和自然景观优势,大力发展民宿、森林康养等产业,有效促进当地群众增收。(来源:东南网)